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woman with dark, curly hair, wearing a black strapless dress and a multi-strand pearl necklace. She is also wearing a red glove on her right hand. The background is a textured, dark blue-grey color. The title '红尘女子' is written in large, stylized green characters on the left side. The author and translator information is in the bottom right, and the publisher's name is at the very bottom.

红尘女子

[美] 罗伯特·派克著
刘毅译

中国妇女出版社

红尘女子

〔美〕罗伯特·派克 著

刘青帮助 毅 译

中国妇女出版社

千 文 尘 卷

著 艾莉·林恩 (美)

译 魏 欣

责任编辑：赵 伸

红 尘 女 子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交大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4.5 印张 95千字

1988年9月第一版 1988年10月西安第二次印刷

印数：1—50000册

ISBN7-80016-083-1/T·28 定价：1.50元

塔 城 出 文 政 国 中

编 者 的 话

本书作者罗伯特·派克是美国畅销小说家。他擅长以史宾塞为中心人物，构思不同的情节，用他流畅的文笔来描绘美国社会的人生与人性的变态，使读者从不同角度了解大千世界。本书是他第三部以史宾塞这个人物为主角的情节小说。

侦探史宾塞得知他曾帮助过的妙龄妓女艾波·凯亚与情人一齐出走后，就去寻找她的下落。在他调查的过程中接触到另一名妓女金基·巴奇，但很快她被人杀害。紧接着是艾波的失踪和她的情人被杀。面对这一连串事件，史宾塞觉得其中必有隐秘，感到背后是一股势力在活动。机警顽强的史宾塞在伙伴的帮助下，冒着种种威胁，经过艰苦细致的调查，终于使事情真相大白，而艾波又被重新找了回来。

作品以美国社会色情业为背景，用严肃的笔调，通过史宾塞的调查活动，不露声色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繁荣背后的卑鄙龌龊。小说情节环环相扣，引人入胜，读后令人回味无穷。

主要人物表

史宾塞——私人侦探。

苏珊·斯瑞曼——心理医生，史宾塞之女友。

波翠西亚·厄利叶——妓院老鸨。

艾波·凯亚——妓女。

罗伯特·兰伯——皮条客，艾波的情人。

金基·巴奇——妓女。

拜瑞·列曼——色情杂志发行人，兼经营妓院。

霍克——史宾塞的伙伴。

杰克·威克斯——拜瑞·列曼的同伙。

我已经很久没有同波翠西亚·厄利叶共进晚餐了，这在我们认识的十年里还是没有过的。十年的岁月并没有在波翠西亚身上留下多少痕迹。她仍然小巧玲珑，一头金发高高挽起，带着大大圆圆的黑边眼镜，还是那么漂亮动人。

“这里的小牛肉好极了。”她说。

“玛加里塔酒也不错。”我说。

她微笑了：“哪里的玛加里塔都一样。”

女招待过来记下我们点的菜又替我端上了第二杯酒，波翠西亚的酒还剩下一大半。我喝了一大口，然后放下杯子，问：“你找到艾波没有？”

“斯蒂芬已经在城西一家妓院找到她了。九十六街和公园西路的交叉口处。”

我用手慢慢地转动着酒杯。“那地方怎么样？”
“现在看还可以，不过等她被榨得差不多的时候，就会有别人来取代她。”

“那她会怎么样？”

“会被送到一个低下的地方。”

“也许我可以跟她谈谈。”我说。

“或许有帮助。斯蒂芬跟她谈过，一点结果也没有。不知她会不会理睬你，她是你介绍给我的。”

我点点头：“噢，当时似乎是个好主意。”

“我也这样认为。我们把她重新装扮起来，她已经学会如何检点自己，而且有了点儿价值观。定期给她作医疗检查，没有性病，没有疱疹。”波翠西亚喝了一口，接着道：“这个世界上一直有妓女，从来就有。有人经营卖淫生意，但这并不代表经营这一生意的人都一样坏。”

女招待端来小牛肉，等她走开，我安慰她说：“我知道，所以我才把她介绍给你，无论如何她当定了妓女。没有人指控你。”

波翠西亚笑了。我喝完了第三杯鸡尾酒，开始吃小牛肉，这个次序很重要。呵，味道真不错。

“你还是那么感情用事，我以为你年纪大了，或许会变得比较无情，至少对艾波的事。”波翠西亚说。

“你给我打电话吧。”

她笑着点点头，我注意到她还是没有碰第二杯酒。

“为什么她要离开你到另一家？为了钱？”

“不，我想她是被诱拐走的。”

“波翠西亚，这话是否太粗俗了。她不过是一个妓女，一个从十六岁就开始的妓女。”

“不过现在她二十岁了，仍是个妓女，但妓女之所以当妓女或许有很多理由，我怀疑她是爱上了让她干那工作的人了。”

“拉皮条的？”

波翠西亚耸耸肩：“当然，没有比这词更恰当的啦。我估计这人可能是在物色妓女人选，为哪一家招兵买马。”

女招待又端来了点心，波翠西亚要了杯咖啡。

“我当时把她交给你，这是她可能得到的最好的选择。这一次只想再帮帮她，如果她宁可还做妓女，愿意呆在现在的地方，我也无能为力了。”

“即使日后会毁了她？”

“慢慢来吧。”我只能这么回答。

吃完蛋糕，波翠西亚付了账。我们来到二十六街往东走，这是纽约的初春，街上的垃圾在耀眼的阳光下已经晒干了。

“看来不能低估她的皮条客对她的影响，如果她有的话。”

波翠西亚表情悲哀地注视着我说道：“艾波有！”她朝过路的出租车招手，又转过脸来说：“我认为你如果把艾波从那家妓院弄出来，首先一点你必须让她离开那个她以为爱上她的皮条客。”

“皮条客不会爱上任何人。”

“可妓女们却不明白。”一辆出租车停了下来，“要不要搭车？”她问。

“不用，谢谢。我喜欢走路。”我为她关上车门，目送着出租汽车驶入车水马龙之中。

回到圣吉斯大饭店的客房时，已经五点钟了，电视里正播着国家广播公司的新闻。我看着波翠西亚给我的电话号码，拿起了听筒。

对方一个女人的声音：“萱草。”

“请接艾波·凯亚。”

“请问谁打来的？”

“我是史宾塞。”

“谢谢您，史宾塞先生请稍等。”

听筒里传来刺耳的音乐，我把它移得远远的。这种声音若是听久了，不发疯才怪呢。音乐停了，艾波的声音传过来。

“史宾塞？”

“史宾塞，历史的史，就是那个象诗人一样的人。”

“喔……你好吗？”

“几乎是好极了，”我说：“我在纽约，想请你吃晚餐。”

“我，哦……我今天晚上要工作。我……我们不能跟没生意的男人出走。”

“那么早餐怎么样？也不允许私人的早餐？”

“早餐？”

艾波并没有变得精明些。

“或者是午餐，或者下午的点心，或者休息时间的果汁与饼干。我想见你。”

“喔，我通常睡得很晚。那就中午吧。”

“好，我来接你。”

“不，不要，我自己来。”

“好吧，那就在‘啤酒屋’见。你还认得我吧，没忘了我的长相？”

“没有，哈哈，你看起来象个好心的恶棍。”听筒里传来她的傻笑声。

“老天呀，你还记得。”

“是的。明天见，拜。”

现在是5点40分。苏珊的最后一个病人约的是5点10分，如果时间捏得准的话，就可以和苏珊通电话了。然后吃晚餐，然后困了就睡觉，在这之间，我还可以走到四十二街去买一条漂亮的领带。

5点的新闻结束了，6点的新闻又开始。6点新闻的主持人声音更加低沉，一副权威的样子……如果这趋势再继续下去，到了11点新闻主持人的声音，大概会和牛叫差不多。

我打电话给苏珊，铃声一停，她的声音响了起来。

“喂，我是斯瑞曼医生，现在不能接电话，如果需留下什么话，请在听到‘咔’声后讲话。”

“狗屎，”当然这是在“咔”响之前，所以不算。“咔”响后，我说：“医生，我有勃起的问题，需要尽快和你约个时间谈谈，我住在圣吉斯大饭店，打电话给我约时间。”我挂

了电话，看了一会儿电视，又打电话给客房服务部，叫了沙拉以及荷兰啤酒。

“嘟嘟”电话响了，我拿起听筒。

“我是斯瑞曼医生。请洗个冷水澡，明天早上再打电话给我。”

“Holler，亲爱的，今天怎么样？”

“这些人里有几个是疯子。”

“你的病人？”

“是的。”

“可你是心理医生，难道没预料到吗？”

“我的一位病人告诉我，他不相信心理疗法，说它会使人变得有依赖性。”

“那么他打算怎么办？”

“吸毒，我想是这样。”

“喔。”我和她说了艾波的事，并把跟波翠西亚的谈话复述了一遍。

“如果她不愿离开呢？”苏珊问。

“我可以让她屈服，然后把她交给你。”

“然后在我们治疗她的时候限制她的行动？”

“对。”

“亲爱的，虽然你的脖子比你的脑袋大的多，但也应该知道病人若是不愿意，就无法作治疗。”

“我就怕你这么。”

“那么你打算怎么做？”

“把后果告诉她，然后不影响她。她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我的回答也只能是这样。

“你什么时候回家？”

“我想这要看艾波才能决定。”

“我想没有多少事得看艾波才能决定。”

“我知道。”

“我想你。”苏珊声音很柔和。

“是啊，多么可爱。”

3

“啤酒屋”在五十三街上，是一个天花板很低的房间，左侧有张马蹄形的柜台，右侧则是一张张铺了红白格桌布的小圆桌，充满法国味，而且这个优雅的餐厅总是开门营业。

我选了靠墙的一张桌子，看见艾波走进来四下张望。她不象以前那样矮矮胖胖，反而瘦得十分时髦，浓妆艳抹，线条清楚。她的短发及肩，身穿粉红色长外套和紧身裤，脖子上戴着又圆又大的粉红色项链，粉红色耳环、以及粉红色框的太阳镜，看上去非常现代派。

她停顿了一会儿，然后微笑着走向这边。我站了起来，她搂住我轻轻地吻了我的脸颊。我为她拉好椅子。

“喔，见到你很高兴。你来这儿做什么？”

“先要点什么，然后告诉你。”

“喔，你替我点吧。”她眼光并没放在我身上或任何人身上，只在餐厅的人群里扫来扫去，她就好像是卖马场上的

买主。

“没有什么偏爱的东西？”

她笑了，“没有，我知道你会点好吃的东西。”

招待拿着咖啡壶在我们桌边停下：“要咖啡吗？”

艾波望望我，我点点头。她也向侍者笑着点点头。招待倒了咖啡，我为艾波点了一份班迪克蛋卷，给自己点了三明治。招待离开后，她合掌说道：“我就知道你会点我爱吃的。”

“这是天赋，我不能完全居功。”

艾波又笑了，笑得很开心。她又环视了一下餐厅，眼睛在柜台处迟疑了一会儿。我换了一个舒服的姿势，并且向柜台望去，人倒是挺多的，我看不出她究竟在看谁。

“你最近怎么样？”我问。

“喔，很好玩，是真的，我认识了好多人；去了好多地方。去年还跟一个客人去了一趟威尼斯。”

“有没有你父母的消息？”

“没有。”

“你快乐吗？”

“有什么不快乐的呢？我有钱，每天晚上都出去，有漂亮的衣服，有好玩的。”

“你似乎学到了很多，看起来象个大人样了。”

“喔，谢谢你。波翠西亚太太帮了我很大的忙，我很感谢你当时送我到她那儿。”

招待过来替我添了咖啡。

“斯瑞曼太太怎么样了？”她向前倾身望着我，双手合在一起，下巴支在大拇指上。

“她这人很有爱心，有智慧，美丽、风趣，就是这些平

常的东西。”

艾波点点头，她的眼睛好绿，我这才发现她戴了有色隐形眼镜。她说：“乖乖，你还真恋爱了，喔？”

我点点头。艾波的眼睛又朝房间转了一圈，随即停下，是在看一个高大黑人的背影，这人坐在柜台前吃牛角松饼。

招待端来了蛋卷和三明治。

“我最爱吃班迪克蛋卷。”艾波边说着边拿起蛋卷大吃了一口。

柜台前那个黑大个现在开始喝起茶来，并且眼光朝房间随便扫了一圈。他很瘦，短短的头发、稀疏的胡子修理得很整齐；淡灰色的亚麻西装宽松时髦，衬衣是灰白色的，皮鞋是淡土黄色的，与他咖啡色的皮肤相配起来挺合适。

“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到纽约来干什么？”

“波翠西亚告诉我你走了，她找不到你。”

“她知道我在哪儿。我现在是个大人了，我想做什么不必跟每个人说。”

“对。”

“那你为什么来？”

“我只想知道你在事业上是不是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艾波说。

“你怎么会决定换地方的？”

她用叉子戳着蛋卷，肩膀微微一耸。

我继续问：“你是怎么听说‘萱草’俱乐部的？”

“一个我认识的男入告诉我的。”

“你一听他的名字就着迷？”

她继续戳着蛋卷，耸了一半的肩停下来。

“你说，‘萱草’俱乐部就是你的生命。”

艾波摇摇头。“不是，你不必寻开心。事情不象你想的那样。”

“那么是怎么回事？”

“我说过是通过一个我认识的人。”

“他要你到‘萱草’来？”

“他说那样对我有好处。”

“他说对了吗？”

艾波用力地点点头。

“到明年还有好处吗？”

艾波皱皱眉，“当然。”

“你怎么能这样肯定。”

“他说的。”

“你怎么知道他说得对？”

“他爱我，我也爱他。”说完她直直地看着我。

“真是再好没有了。”

“你以为妓女不能谈恋爱？”

“跟一个叫你继续卖淫的家伙？”

“他是个音乐家，在朱利亚学院念书，等他一开始赚钱，我就不干了。现在这就是我所能为他做的事。”

“朱利亚？”

“是的，你不知道朱利亚是什么？那可是全世界最优秀的音乐学府。”

“我知道。这个音乐家叫什么名字？”

“你为什么要知道？”

“我讨厌叫他音乐家，如果我必须把你交给他做新娘的

话。”

艾波停顿片刻，眼睛扫了一下柜台，然后再望着我。

“他叫罗伯特。”

“不叫巴伯？”

“不，他讨厌叫他巴伯，他叫罗伯特·兰伯。”

我吃完了三明治，艾波也解决了一个蛋卷，那个黑大个又要了一壶茶。如果他不是罗伯特·兰伯，那我就不是令人敬佩的侦探史宾塞。

“据我对人性的了解，如果一个男人让女人去卖淫的话，他实在并不爱这个女人。”

艾波的脸开始拉下来。

“波翠西亚也这么认为，这个名叫‘萱草’的地方是会把人榨得干干的，然后再卖你到一个不入流的地方，到时你的音乐家就会到外面另请高明。”

艾波眼里噙满了泪水，“你混蛋！”她说着站起来转身向门口走去，径直走出去没有回头。

什么令人敬佩的侦探。

我付完帐，尽量很平静地走出去，走到外面一个拐角的时候，瞥见那个黑大个也跟了出来，我继续朝五十九街走去，他仍然跟在后面。春天的气息和街上的美景令我舒畅了心怀。如果他再轻松一点，八成会跌倒，就象个糊涂的情报员。

我走过两条街，来到五十九街第五大道的交口，广场、中央公园展现在眼前。绿灯亮了，我过街进入公园，黑大个尾随着。

大城市真是令人欢欣的大玩具。公园里有人溜冰，还

有人在肩膀上扛着偌大的收音机摇摇摆摆，也有人慢跑，一眼看去仿佛人群在相互追逐。有两个人坐在板凳上分纸袋里的东西，我走过去在他们身边的空凳上坐下，尾随我的黑大个在周围张望了一会儿，这才朝我走来。我指指身边的空位，他不理，就那么站着低头注视着我，我露出了微笑。

他开口了，“你为什么来麻烦我的小姐？”

“啊，你就是罗伯特·兰伯。”

“你找她做什么？”

“我希望她替我弄两张你下一场演奏会的票。”我说。

兰伯“哼”了一声，摇摇头道：“每个人都喜欢故作聪明。”

“别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巴伯。所有人都知道我本来就是个聪明人。”

“我叫罗伯特，”他纠正道。“我问你的问题，白面包，我要答案。”

“白面包？巴伯。种族的笑话？你黑得就象煤球一样。”

“我应该现在就踢烂你的屁股。”

“这没问题，巴伯，可以试试看。不过你这身衣服就会完蛋的。”

罗伯特后退了一步，把我上下打量一番，道：“你是个该死的混蛋。”

我耸耸肩，“别发火，巴伯。我只是很难对一个穿了一身人模样衣服的家伙认真罢了。”

“我不听你胡说八道。我不要你再接近艾波，你懂吗？”

“你真的在‘朱利亚’上课？”

“懂吗？”